



和尚大战红卫兵

纪实文学

红卫兵

王晓鸥



纪实文学

和尚大战红卫兵

王晓鸥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和尚大战红卫兵

王晓鸥

✱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

✱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98,000字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200册

ISBN 7—206—00668—X

D·207 定 价：3.30元

序

听长辈说，抗战时重庆曾发生过一个“通道”惨案。当轰炸的警报一解除，躲在地下防空洞的人，争先恐后你争我抢往外涌，顿时通道被堵死了，踩的挤的压的死了不少人。多么不幸的难民，不曾死于日寇的炮火，却成了“通道”的冤魂。

通道，通风透气之道。

社会如果没有一个通道，它将窒息。透气的社会，才是有活力的社会。

大众传播媒介就是社会的“通道”。

当今老百姓非常关心社会，尤其急切了解社会的“通道”，这何尝不是在关注他们自身的命运。

我当记者，自是“通道”里的人，有志于写介乎新闻与文学两者间的纪实文学，亦为自然而然的事。

几年前，我偶而陪友人游览上海玉佛寺，不意听闻当年发生在庙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“护法”与“造反”的斗争，我当即激动不已。和尚与红卫兵，贝叶梵音与拳头口号，这些互不相干的东西竟你来我往交错一起。实录下来，煞是好看，颇为滑稽，“无神论者”不敌有神论者，细细一想，且蕴含着大彻大悟的人间哲理：文革中千万民众把一个人敬奉为神，这种愚昧盲从的信仰，何尝不是一种宗教的异化。文章发表后，不少报刊纷纷转载，我大受鼓舞，就此手痒得一发而不可收，写了40余万字纪实类的东西，收入这本集子的

是遴选的一部分。

就内容而言，本集子反映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，但分为两大类：

一、历史反思型。我无力写运开八只脚的历史事件，着眼于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又困惑过的文革时期。我也无兴写林彪、江青等上层人物，那玩艺非得有惊人的想象力。选择了顾阿桃，“一个悲剧人物的喜剧生涯”，何止是一个顾阿桃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经历，是那个疯狂的年代，千千万万人如痴如醉跳“忠字舞”的缩影，那年月人都着了魔似的丧失良知，如同一具玩偶，心甘情愿地被一场荒唐的造神运动所操纵，这才酿成一场全民族的悲剧。“和尚战红卫兵”亦然。

二、现实参预型。即对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进行新的观照和社会学的思考。中国体坛之不景气已有目共睹，足球之差劲已令许多忠实的球迷伤心落泪，什么原因？“曹燕华的问号”就似乎要回答这个问题。一个国家培养多且已饮誉世界乒坛的运动员，恰恰在顶峰时期却黯然地“急流勇退”了，她的烦恼、苦闷，她那离队的内幕，无不痛了体育界的“溃瘍”。打开这个“通道”，意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，不让更多的优秀运动员遭到“窒息”。

社会“热点”问题是人们共同关心的。“出国热”随着大门的洞开一浪高过一浪，至今方兴未艾。在上海一些领事馆门前，每天清晨就如买菜般排起了长龙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年人热衷于出国？“仲夏夜九梦”描绘了一幅他们的群像，怀才不遇者也有之，贪图享受者有之，希求深造者有之，荒唐梦者也有之……。鲁迅的稿酬官司曾哄动海内外，几易其秋，了而未了，症结何在？“假如先生有知”提出了一系

列知识界敏感的话题。其实，社会的任何一个问题，都是与整个社会有密切相关的，应有全景文化哲学的视角的观照。

“‘小费’风靡大陆”，并非简单地揭露弥漫于人际关系中的“金钱”现象，而是把这一现象推到商品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，进行理性的思索。

此外，也有对当时封闭的新闻进行重新传播，把事实真相告诉人们。如《“3.24”列车事故索赔几许？》记载了“3.24”上海铁路事故中日双方赔偿谈判的真相。一起事故中死了27名外宾，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，赔偿问题自然成了善后处理的焦点，由于国情不同双方提出的赔偿款额如同天壤之别，巨大的鸿沟是怎样逾越的呢？谈判结束后，我们的报纸只发了条小消息，大道不通，小道乱传，这毕竟是老百姓关心的事。我采访了几位当事人后，就把真相捅出来了，社会效果不错。写纪实的东西，既要贴近人民，当然也要负有社会责任感。

这几年我在“通道”里摸索，“磕磕碰碰”也在所难免，加之鄙人才疏学浅，理论底子薄，自信涂鸦尚可供人一晒，其余就不敢奢望了。在此要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庞大衡先生，他热情鼓励我把这些已发表过的“朽木”收集起来，倘若还能冒出一丁点“火星”，那全是庞先生的造化。



王晓鸥，男，浙江镇海人，生于1955年。做过工，上过大学，现为上海解放日报记者。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已发表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等50余万字，并出过一本报告文学集。

目 录

- “3.24” 列车事故索赔几许？**
——中日谈判柳暗花明…………… 1
- 假如先生在天有灵**
——与周海婴谈“鲁迅稿酬诉讼案”……22
- 一个悲剧人物的喜剧生涯**
——顾阿桃老人忆当年……………32
- 和尚大战红卫兵**
——沪上名刹玉佛寺幸存记……………59
- 仲夏夜九梦**
——出国热中的心态种种……………86
- 一个公开的秘密**
——“小费”现象风靡大陆 ……129
- 曹燕华的问号**
——曹燕华退出中国乒坛之秘密 ……161

“3.24”列车事故索赔几许？

——中日谈判柳暗花明

1989年4月2日，上海匡巷。

又是一个细雨迷蒙的断肠日子，震惊中外的上海“3.24”列车事故在这里举行周年祭。

天空阴沉沉的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日本死难者家属在举行慰灵祭仪式之前，沿着一条专为这次活动建造的水泥小路，步履沉重缓而行，去凭吊飞来横祸的出事地点。

路两边的庄稼，被碎雨星罩着，翠绿翠绿；一条铁路静静地横卧前方，被雨水洗得铮亮，惨白惨白。

一位日本妇女，伫立雨中，穿着一身素色的丧服，捧一束鲜花。她叫一声儿子的奶名，将一朵鲜花撒向路基，她在呼唤着儿子的魂灵，路基缀满了鲜花，花完了，泪巴干。她微闭双目，两手合掌，昂首苍天，喃喃地自言自语说：

“儿子死在这里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；中国圆满解决事故的这件事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！”

中日双方事故赔偿谈判的成功，圆满地降下了事故处理的帷幕。理论上可以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又不尽然。

赔偿的谈判，曾是多么的艰难，牵动着多少中国人民的

心。中国的大众传播新闻媒介，独独对谈判一事秘而不宣，一时引来了众说纷纭的猜测，景况不佳。

是的。

据日本报纸透露，中日双方各自提出的赔偿金额，两者相距甚远，如同天壤之别：

日方要求赔偿每个死难者5000万日元(约合40万美金)。

中方则根据中国铁路的强制保险及有关规定，提出赔偿110万日元(约合8800美金)。

谈判一度陷入僵局。

悬殊的赔偿金额是硬碰硬的，纵然有三寸不烂之舌，也难以说合“天壤之别。”

奇迹是怎样发生的？

是什么融化了中日赔偿谈判的坚冰？

是什么使中日友谊在磨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？

又是什么促使中日双方坐到谈判席上签字？

让时光倒流吧。

让我们作篇“3.24”事故的周年祭。

也许，答案就在其中。

惨祸发生以后

1988年3月24日，下午，2时20分。上海市郊沪杭外线匡巷附近，突然暴发出一声石破天惊、震撼人心的巨响。

距离发声处10米多远的匡巷村农民赵氏，正在葡萄园里，精心劳作，他被巨大的轰鸣声惊呆了，地动山摇，葡萄棚摇摇欲坠，莫非是发生了强烈地震？他稍稍定神，向前望去，顿时傻眼了。20多米长的行李车厢爬上了火车头，2吨多重

的大铁轮飞离了铁轨，厚厚的钢板被撕裂了，碗口粗的钢轴被折断了……他扭头往外冲，去向村干部报告。

离事故发生地100多米远的铁路工人们，起先以为是炸弹爆炸了，顺着浓浓的黑烟望去，空旷的农田里，两列相撞的列车呈桥状，一节车厢窜进了另一节车厢，车厢扭曲得象个手风琴。“不好了，出事了！”数百名工人撒腿就向出事点奔去，他们是最先赶到的救援者。

出事现场一片混乱，哭叫声、呼救声和列车遭受剧烈冲撞造成的铁皮断裂声夹杂在一起。这是一列从南京开往杭州的311次列车，列车冲出本应停车让行的信号机外，和迎面驶来的208次列车当头相撞。不幸的是，损失最惨为一、二、三节软座车厢，恰恰这些车厢乘坐着193名来华修学旅行的日本中学生。

电波迅速将这一消息传开，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闻风而动，雷厉风行。

2时30分。南翔消防中队最先赶到。紧接着市消防队出动了20多辆战备车，穿过泥泞的农田，扑向出事的车厢。两个机头紧紧咬在一起。受损最严重的是311次列车的第二节车厢，它的四分之三钻入了前面一节车厢的轮底。里面的呻吟声隐约可闻，可就是无法进去救援。

登顶气割，掀顶救人！工人们手持气割枪爬过云梯登上高高的车顶，厚厚的顶板在蓝色火焰的喷射下，被割开了。救援人员钻进车厢，小心翼翼地搬开挤压在日本客人身上的桌子、沙发、铝管，再轻手轻脚将人拽出来，举过头顶，从割开的车顶中传出，然后由站在车顶上的人员放在担架上。为了不让伤员增加痛苦，救援人员从落差4米多高的位置走下云梯时，也尽可能地使担架保持平衡。有两位日本学生被面

对面挤在一起，象两只被捆在一起的百页包，动弹不得，周围却是一碰就可能倒下的物件。消防人员先给他们吃止痛药品，外头递进来仅有的一罐饮料，让给了学生；车顶上滴下冰冷的雨水，消防队员把自己的头盔给日本学生戴上……

2点45分。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接到消息，当即命令医疗救护中心站发车，他同时火速赶往现场。迷蒙的江南雨把整个现场搅得灰蒙蒙的，抢救人员，救护担架穿梭往来，而进出的路仅有一条泥泞的黄泥道。王道民决定：选择距离出事点最近的南翔医院为伤员急救处理点，然后再转送市各大医院。医护人员使出浑身解数，输液的输液，骨折固定的骨折固定……大医院的主治医生纷纷亲临第一线。上海献血中心考虑到有外国人受伤，专门准备了特殊血液。血库中B型血较少，他们立即调集了B型输血者卡片，以便随时采血。在事故抢救中，献血中心已提供血液6万多毫升。3时30分。驻上海陆、海、空部队官兵也赶到现场，投入抢救。担架不够，战士们就轮流背。武警总队还开来了两个摩托车连……

上海已如同进入了一级战备，通往出事点的道路已被封锁，警车、军车、救护车和抢险车的灯光在暮色中闪耀着。抢救日本伤员的工作，正在有条不紊地而又紧张地进行着。

傍晚，日本。

那几天，日本国民极为关注的春季大相扑正进入决赛的白热化阶段，全国各电视台争相转播实况，录像，这是一档被誉为一年一度收看率最高的节目。突然，这一切都黯然失色了。传出一阵深沉，凄切的哀乐，屏幕上赫赫闪过大字标题：

“日本学生赴中国修学旅行遇列车事故”。

一时间，全日本电视台几乎都改变了原来的节目安排，

反复播放事故现场的镜头，通宵达旦。最伤心的一幕是：屏幕上出现那些死者母亲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日本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。

上海，一些大医院手术室的灯光通宵达旦。

16岁的日本女学生永野绫子，双下肢严重挤压伤、创伤性休克、急性肾功能衰竭，生命垂危。骨科主任冒着风险为她动手术，从午夜1时至早上7时，胸外科主任陪同监视。泌尿科主任亲自在病房指导腹膜透析，日夜守在绫子身旁。医院抽调8名最有经验的护士时刻监护，观察病情，还请一位懂日语的人对绫子进行心理护理。

日本学生平田博稔，是被挤压9小时后才从现场挖掘出来的最后一名伤员，几分钟前急送到医院时，血压零，左肺炎症，肺间质水肿，下肢严重挤压伤，病情凶恶，奄奄一息。经中山医院副院长带队抢救，光割掉坏死的肌肉就有6斤，最后终于挽回了这位学生的生命。

.....

上海新苑宾馆承担接待幸存的日本学生。全体服务人员提出了“悲痛让我们共同承担”的口号。客房部准备了鸭绒被，打开了空调，每个房间都放上了水果和总经理的慰问名片；工程部周密检查了每间客房的各种设备，就连水龙头有点松动这样的小问题也不放过，日本学生一到宾馆，服务人员倾巢出动，伸出双手亲热地搀他们到客厅。晚餐，宾馆特意为学生安排在寿客厅，厨师们准备了富有日本风味的菜肴，为学生们压惊。这一夜，宾馆从董事长到每一个服务员，谁也没合眼。他们看到同学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上沾满了污泥，有的还留有血迹，便默默地擦拭。宾馆电话总机的每一条线路都绷得紧紧的，“东京—上海”，“上海—东京，

电话小姐们一刻不停地传递着生与死的信息。

这一夜，上海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3月25日。上午，铁道部召开紧急电话会议，传达李鹏总理对事故处理的三点批示：

一、要妥善处理善后，不论是中国伤员还是外国伤员都要全力抢救，由上海市协助；二、事故现场要取证，以便对事故原因作出正确分析；三、认真接受教训，通报全路，搞好当前运输，不得有丝毫松懈和麻痹。

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表示，“3.24”事故是一次惨重的血的教训，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，部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请求党中央和国务院给予处分。

下午。一辆接一辆白色的救护车，载着27位日本学生遇难者的遗体，驶向龙华殡仪馆，在这些遗体中，有三人头颅严重破损，血肉模糊，其余的头部也有不同程度的破相。14位化妆工紧急行动起来。他们为头颅破裂者整容，缝合头部伤口，针脚又细又密，手术长达两个多小时。他们轻轻地梳理死者的头发，清除死者身上的脏物，尽量恢复死者原来的容貌。上海为遇难者准备了全套麻制丧服，还有纱制袜子和牛筋旅游鞋，后遵照家属的要求，还是换上了他们自己带来的衣服。

晚上。春雨霏霏，128名身穿校服的日本高知艺校的学生，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进虹桥机场。他们终于放弃了向往已久的杭州、上海之行，提前回国了。上海青年旅行社送行人员，怀着沉痛的心情，目送着日本学生一一登上飞机，“沙哟娜拉”——“再见”——“再见”——“沙哟娜啦”。空寂的机场上，彼此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了。如此的打道回府，令人悲怆。

3月26日。日本和尚在龙华殡仪馆主持仪式，祭悼遇难日本师生的亡灵。李鹏、江泽民、陈俊生和竹下登首相等分别送了花圈。日本和尚捻佛珠，对每一个亡灵合掌闭目鞠躬。遗体上撒着白的苍兰、黄的菊花、红的康乃馨。父母们注视着儿女的遗容，欲哭无泪，在他们的耳边喃喃细语。

3月27日。天低云垂，依依送别。27位死难者的灵柩用白色素花的纱布包裹着，安放进8只集装航空箱。日航波音767专机满载着哀思，呼啸离去。

木已成舟，死者长逝，但给中日双方留下了棘手的难题：如何圆满解决死难者家属的赔偿问题。

上海事故慰问团在高知

如果说，解决“3.24”事故最终要落实到赔偿事宜上，那么，促成中日双方圆满签订赔偿协议书的，则是两国人民一衣带水的深情厚谊。

5月13日这一天，上海列车事故慰问团来到日本高知县。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份。高知县依山傍水，山明水秀，风光无限，是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。

当时，日本刚发生周总理“游岚山题词”石碑被毁的反华事件，一些右翼激进组织伺机频频闹事。日本当局为确保慰问团的安全，出动警车开道，沿路保驾，慰问团甫抵高知，兵分三路，分别由团长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抒滨，副团长上海市外事办副主任俞彭年、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带队，怀着歉疚之心，去每个死难者家中慰问。

死难者的父母跪在家门口，两旁肃立家人，他们见到慰问团的人第一句话就说：

“辛苦了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多谢了！”

家家都设立了灵堂。一张桌子上蒙上了白布，就为祭坛。正中是一张已故孩子加黑框的照片，镜框上有两条黑色的丝带，还缀着一朵白色的小花。遗像下又有几张孩子的生活照，在草地上嬉笑追逐，在挥舞着羽毛球拍子，在逗弄毛茸茸的小狗，在樱花盛开的公园……他们都还只有十六七岁，天真，活泼，可爱。祭坛两侧摆满了散发出馨香的鲜花。鲜花丛中有孩子们生前喜欢的东西，录音机，书籍，磁带，布娃娃，小玩艺，也有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一些纪念品。纪念品是家长们特意从中国买回的，用家长的话说，孩子原本也要带些中国礼品回来的。

有一家灵堂供着两张照片，一老一小。这户人家死去的是独子，家长起先还是瞒着年老的爷爷，说孙子已从中国安然归来，现在在东京停留。爷爷起初信以为真，于是天天在家门口翘盼孙子回来，知道真相的左邻右舍，每每见到老人迎风而立，急切地等待，都不由为之暗暗泣然。一天下午，老人独自在家中看电视，无意之中从事故的新闻报道中，看到了孙子也被列入遇难者的名单，当即昏倒，不省人事。老人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不几日就溘然长逝。

日本人是重男轻女的，当一家人失去了唯一的爱子，其悲痛心情是难以言表的。有的人家桌子上，摆着儿子生前用过的一副碗筷，意为天天用饭，与家人同在。按当地风俗，灵堂要在家中供一年。

火烛高照，烛光摇曳。慰问人员向每张遗像献上鲜花，并致以三鞠躬。你想安慰家属，家属反过来安慰你：

“我们谁也不愿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故，但事情既已发生了，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中国要重视铁路安全，类似

的惨祸再也不能发生了！”

有位女学生的父母清晰地记得，大女儿在3月21日出门时对家人道别的情景。

那一天，她清晨起来，梳妆打扮，还为家人烧了早饭。临出门时，她先和弟妹告别，叮嘱弟妹在家里要乖，她回来后必有重赏。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，一颗喜悦之心按捺不住了，她兴高采烈地对父母说：“爸爸，妈妈，我去了就回来！”末了还扮了鬼脸，活蹦乱跳地去了，就此永远地离去了。

她天资聪慧，很小就开始学书法和钢琴，且很懂事，体谅父亲经营服装超级市场的辛劳，经常帮父母分担家务，学了一手做蛋糕的技术，全家人经常围坐在一起，品尝她做的蛋糕，又松又软，味道好极了。就在出事前一天，父亲还收到她寄自中国的风景名胜片，上面写着：

“中国好大好大，我玩得好开心！”

父亲动情地说着这一切，似乎一场巨大的灾难，并没有淹没女儿在他心目中的青春形象。一切恍如昨日，音容笑貌宛在。面对幽幽的灵堂，这位父亲平静地劝慰问人员说：

“我女儿是为中日友好去的，那就让她去吧。”

慰问团所到之处，没有一家责难，只是互相倾吐对孩子们的缅怀之情。家属们认为赔偿应由律师出面，倘若提要求也是有组织的，他们成立了补偿问题对策会、遗族会等等。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他们要表示的是谢意。即便如高知市的市民，他们遇见上海慰问团人员走过，便会恭恭敬敬地鞠躬，或是行注目礼。

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自誉，对照这些彬彬有礼的日本人，实在令人汗颜。一位铁路局同志大为感叹地说：“这些家属

• • •